

中国禁毁小说百部

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评 闲 机 涛

(明) 李清 著

下 册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第二十六回

刘鸿儒劫狱陷三县 萧游击战败叩禅庵

诗曰：

妖人簧鼓害东林，贪令无谋漫请缨。
渔色渔财皆利己，盈城盈野不聊生。
正为一日修夙愿，至今三县泣残氓。
将军鼠窜几无命，幸有禅关可避兵。

不说田知县差人拿刘鸿儒。但说玉支和尚与跛李头陀兴妖作祟，在九龙山越发大肆猖獗起来，引得那一班愚夫俗子，信以为真，四方响应。千万景从。一日，玉支引鸿儒到大殿上，命跛李将法水一喷，传谕大众上堂共照真主。众人团团围看，但见刘鸿儒：

头戴冲天翼善冠，身穿蟒龙赭黄袍，腰系蓝田碧玉带，脚蹬金线无忧履，手执金镶碧玉圭。俨然



东岳长生帝，浑似文昌开化君。

众人齐声道：“一个皇帝，一个皇帝。”跛李道：“我自海外望气而来，帝星明于青、徐分野之地。我在此三年，今日始遇真主。你们俱是从龙辅佐的，且回去，明日分班来照。”都拥着刘鸿儒回到方丈前坐下。跛李喊道：“玉支！此是甚么时候了，还不出来议事。”玉支笑着出来道：“日期近了，还有何说？”那刘鸿儒如泥坐木雕的一般，莫知所措。只见一个斋公唤做黄统，说道：“如今虽是天数，但无兵将安能成事？”玉支道：“有，有，有！目下俱来也。”叫取斋簿来。管事的将簿子呈上。又叫鸣鼓聚众，一同来到殿上。玉支道：“数皆前定，你我俱是一会之人。富贵福禄各人分定，强勉不得。尔等愿留者可到池边去照各人的官爵，不愿者即今便行，不可在此搅扰。”那些愚民前被镜子照过，已早感动了，今又照出真主来，便各思做官图富贵。没一个不肯去照，于是齐声道：“弟子等蒙老爷教诲，众人皆情愿辅佐老爷，官禄大小，各听天命，何敢妄求。”玉支道：“既汝等齐心，须照簿上次序，十名一班，去照文武官爵，各注在本人名下；若无官爵者，亦不必烦恼。”众人应声，逐一点名，随着跛李往照去了。

少刻，只听得一片笙歌细乐，迎着一簇妇人，往西首静室里去。人传说道：“照出三宫皇后来了，中宫是也淑英，东宫姓缪，西宫姓梁，俱是有丈夫的。”此时也顾不得他丈夫肯不肯，竟自送到刘鸿儒房里，听其受用。随后跛李拿出几个簿子来，对玉支道：“照出文官四十二员，武官五十一员，其余头目不算。”文官以叶晋、黄统为首。武将为首四



员：一个叫做龙胜，果然生得魁伟：

虎头燕颌气昂藏，凜凜身躯八尺长。
惯使钢鞭多勇猛，纵横到处不能当。

一个名唤戚晓，原是戚总兵的家丁，却也生得十分骁勇：

胆大心强志气高，冲锋入阵夺头标。
家传韬略人争羡，却是东莱产俊髦。

一个姓车名仁，陕西人，生就一身斑文，也是一条好汉：

生成虎体锦斓斑，炯炯双眸贯斗寒。
赤发黄须真异像，双刀举处没遮拦。

一个就是东阿人，姓陈名有德，其人生得身材瘦小，却也狡捷：

凹鼻尖头两眼圆，身轻捷便胜猿猴。
飞墙走壁浑闲事，万马军中敢占先。

玉支将四人用为头目，选内中精健者分作四队，往前山操演，就令防守山场，不许闲人出入，恐传扬出去。且治酒与真主并三位皇后贺喜。

正在分派未了，忽有人报道：“邹县有差人来了。”刘鸿儒忙起身躲避。跛李道：“放他进来。”却是四个快手、四个



皂头气昂昂的走进来。黄统陪他们坐下。茶罢，问道“列位到此有甚公干？”一个道：“我们奉本县田爷之命，来拿刘鸿儒的。”黄统道：“刘鸿儒久不在此，二月间往徐州买米，至今未来。”一个快手道：“胡说！他的妻子现拿在县里，招出他在此做会。可快叫他出来，你们各散的好，不然，滚汤泼老鼠，一窝儿都是死哩！”管事的摆上斋来，众人不吃。黄统再四央求，才做张做势的吃了。此须取出四十两银子出来，道：“委实不在此地。这些须薄敬，求列位笑纳，方便一二。”众差人道：“方便不得，张治、胡镇已打得快死了，监禁至今。他若不出来，我们先带你等去回话。”一个拿着铁绳就来锁黄统。众人忙上前来劝。那起差人狐假虎威的，哪里睬他，只是乱骂。只见跛李大叫道：“公门中好修行，自古道：‘与人方便，自己方便。’人是果然不在这里，你们弄几两银子家去的到便宜，何苦这般凶狠！”一个少年快手骂道：“你这饿不死的黄病鬼，也来硬嘴，连这秃驴也带了去！”就向前来锁。跛李笑道：“来！来！来！一不做二不休，我到与你说好话，你到来太岁头上动土了！”众差人齐嚷道：“是哪里来的这个野畜生？先打他个半死再讲！”齐奔上前。跛李也不慌忙，掣出戒刀，将先上来的一刀砍下头来。那七个慌得乱嚷乱窜，被众人一个个都拿下。跛李指着骂道：“本该都砍了你们的驴头，但官差吏差，来人不差。我今且放你回去，与你那诈害百姓的狗官说：我们在这里讲经教善，害他甚么事？他既诈了我们几千两银子去，又要来拿人，刘爷可是他拿得去的！叫他把颈脖子洗洗，来领刀去罢！”七个人战兢兢的抱头鼠窜而去。

跛李叫人把尸首拖倒后山烧化，便请众人出来商议道：



“如今杀了差人，势不容己，可传令吩咐四将，谨守山口。即令人往邹县、东阿两处探信，早晚必有兵来，我们好作预备。我去请两个人来御敌。”说罢，竟自去了。晚间仍置酒与三个妇人顽耍。鸿儒道：“不意弄假成真，把事弄大了，身家难保，屈陷父母、妻子在狱，如何是好！”心中忧惧不安。

过了三日，跛李自外叫进来道：“快些来接客。”玉支同刘鸿儒等忙出门迎接。只见一男一女，骑着黑白二驴。鸿儒上前施礼，二人下驴相见，迎入方丈内坐下。二人俱是道妆打扮，那男子是：

白袍四边沿皂，丝绦双穗拖蓝。手摇羽扇透天关，头上纶巾彻岸。

颌下长髯飘拂，耳边短髻弯环。冲虚雅度出尘凡，堪作三军帅范。

那女子也是雅淡妆束：

玉质梨花映月，芳姿杏蕊生春。凌波点点不生尘，卸却人间脂粉。素服轻裁白绡，竹冠雅衬乌云。轻烟薄雾拥湘裙，小玉双成堪并。

二人俱是清年轻秀，叙礼坐下。鸿儒道：“远劳二位仙师俯临，有失远迎，罪甚！罪甚！敢问尊号？”跛李道：“这位仙丈道号元元子。这位就是他阉君真真子，是我昔日海上的相知，叨在他爱下，故请来扶助真主。”玉支道：“敢问尊姓？”



元元子道：“山野之人，不接姓名于人世久矣，只称贱字罢了。”茶罢，摆斋。跛李道：“探事的可曾回来？”黄统道：“来了。邹县见杀了他差人，便十分防守，已详上司请兵来剿，城门上严谨的盘洁哩。前日张翰林往南京去的，马牌都是从城上吊进去的。”元元子道：“必须先发制人，事不宜迟，先去取了邹县，一则救取家眷，二则取仓库钱粮，以供军需。”玉支道：“我已有计了，只须如此如此。”跛李道：“好计，此是初出茅庐第一功。”即刻传令，派人办起行头来起身。真真子便到内里去相见。

却说田知县见说杀了差人，大惊道：“这厮们敢于如此横行，其心大不善。”连夜备成详文，请兵征讨。一面拣选民壮士兵把守城池，严查出入，盘洁奸细。又恐东阿土城难守，遂将县事托与县丞，他往东阿去料理。这县丞本是吏员出身的，倒也谙练，各事谨慎，昼夜提防。到第三日，探马报道：“张翰林到了，离城只有四十里远。”县丞便吩咐预备下程，打扫公馆伺候，传夫迎接。自己却不敢擅离，只在城下迎接。午后先到了三个家人，押着八抬行李，逐一查明进城。至将晚时，许多家人拥着一顶官轿，后随六顶小轿，十六匹马。一哄而入。县丞迎接到了公馆，谒见过。复到城上查点。更夫、巡守回衙，犹不敢脱衣，只得连衣而睡。

到三更时，睡梦中忽听得一片呐喊之声，忙跳起来看时，只见窗子上照得如同白昼。只说是城中失火，忙赶出堂上。只见衙役报道：“不好了，贼兵已进城了。”忙问道：“是哪里的贼？”报事的道：“北门已开了，不知是从哪里来的。”正说间，只听得外面一片响声，早有数十人抢入衙门内来，手持器械打开狱门，把众囚尽行释放。四围火光烛



天。县丞见事不谐，忙转身入内，不意隔壁察院衙内墙上跳下几个人来，手起刀落，将衙内的人，不论男女，杀个罄尽。直到天初明时，刘鸿儒进城。才传令救火，将老母、妻子安插后堂，复升堂聚众。诸将都来请功。

原来昨晚之张翰林，就是玉支等着人妆来的。玉支、跛李等也到堂上坐下，叫人把张治、胡镇带来。二人战兢兢地跪下。刘鸿儒扶起道：“为小子的事，连累二位吃苦。如今敢求同举大事，共享富贵。”张治道：“小人是守分良民，如何可随你做这样事？”黄统道：“田知县怪你二位卖法受赃，他得了银子，将二位过付的必要灭口，以表他之清廉。你不如随了我们，以全性命，并可图下半世的快活。如今上司有甚分晓，官兵单弱，谅无我们的敌手，惟二公上裁。”二人逆料不能脱身，只得应允。玉支道：“今得了县治，可尊刘爷为主，我等序起爵位来好行事。”将公座移上暖阁，请刘鸿儒上坐。鸿儒道：“小子无德无才，焉敢当此大任？请那一位老师为尊，小子执鞭可也。”跛李大叫道：“你不为主，何人敢僭越？我们不过是紫微垣中小星，怎敢忘僭？”遂把刘鸿儒抱上座位按任。让众人上堂行五拜三叩首之礼。拜毕，鸿儒只得封玉支为左国师，元元子为右国师，跛李为护法国师，叶晋为左长史，黄统为右长史，龙胜、戚晓为左右指挥，车仁、陈有德为左右护军校尉，张治为冲锋将军，胡镇为破敌将军，母洪氏为太夫人，也淑英为正夫人，缪氏、梁氏为左右夫人，自称为冲天将军东平王。封真真子为执法仙师。其除文武，待有功时再行授职。一面盘查仓库，修理官房。众人无妻室者，强娶民间妇女，凡美貌者，不论贵贱、有夫无夫，一概掳抢。正是：



乱杀平人不怕天，生民无计乐熙恬。

深闺多少如花女，风雨摧残更可怜。

这个消息传人东阿，那田知县惊得手足无措，连夜通报各上司，请速调兵征剿。上司正在议兵、议饷未定，又被他连下了郛城、汶上、费县三处。山东、淮、徐俱皆震动。兖州、徐州两处连忙发兵拒之。徐州营守备姓王，是个武进士出身，提了一千兵望沛县来。一路上打探，飞马报道：“贼兵已拒夏镇。”王守备将人马扎驻夏镇山口，尚未安定，忽听得一声炮响，山坡下拥出一队人马来。但见：

人人虎面，个个狼形。火焰焰赤锦缠头，花斑斑锦衣罩体。诸葛弩满张毒矢，笔管枪乱逞新锋。当当响动小铜锣，狠狠思量大厮杀。

来了约有五六百人，不分队伍，横冲直撞而来。王守备传令放箭。谁知都是些市井无赖、游手好闲之人，何曾会上阵冲锋；况又走了一日，腹中饥饿困乏了的人，一见贼势勇猛，个个都吓得手软脚麻，哪里挡得住？押阵的千把总先自逃走，被贼兵四面围住，如砍瓜切菜一般，杀个尽绝。只有百馀名马兵，保着王守备逃命。贼兵也不来追，只抢夺器械、马匹而归，回去请功。叶晋道：“我们乘胜即去取徐州，顺流而下驻扎淮安，以阻南北咽喉，大事就有几分了。”元元子道：“不可！徐州兵虽然败去，淮安乃南北重镇，有河漕两标重兵把守，不可轻取，且无退步。不如先取兖州为家，



借现成王府，免得修造，那时或南或北，进退由我。”跛李道：“仙师之言有理。”遂拨龙胜、张治领兵二千为前队，车仁、胡镇为后队，亦带兵二千。元元子带副将四员，二千兵为中军。戚晓引一千兵把守夏镇山口，邀截粮船。跛李同陈有德领一千兵取郟城，不题。

且说兖州兵备道奉巡抚火牌，调登州营守备苗先，会同道标把总吴成等，领兵五千剿捕。巡道亦亲自出城扎营，候各将参谒过，放炮起身，浩浩荡荡的往邹县来。不上五十里远，早有探马报道：“贼兵到了。”忙传令下营。苗守备在马上欠身道：“待卑职先去冲他一阵。”道尊道：“须要小心！”守备道，“喏。”催马上前，不上里许，贼兵早到。但见他：

青山缺里卷出一阵没头神，绿柳荫中撞出许多
争食鬼。扁扎头巾尽蒙赤绢，棋子半臂皆插黄旗。
簇拥刀枪似雪，飘摇旗帜迎风。人人勇健敢争先，
个个威风思斩将。

苗先把枪一挥，众兵列成阵势。那贼兵本不按纪律，只是一字儿摆开。当先一员贼将，手挺长枪，跃马冲来。苗先忙上前敌住。战有三十馀合，张治渐渐枪法抵敌不住。龙胜见了，舞刀来助，胡哨一声，贼兵齐上，把官兵阵脚冲乱。苗先敌不过二人，只得拨马先走。众兵无主，各自乱窜。贼兵乘势赶来，遇着吴成的兵到拦住，各收军下寨。

次日，吴成出马，贼的中军已到。当不得他的兵多，官兵又折了一阵，巡道只得退入城中保护。贼兵齐集城下，四面攻打。城上矢石如雨，贼兵多伤。元元子叫且退去。晚间



与张治商议道：“我看此城破于反掌，只是连日日辰不利，七日后才是庚申日，方可破。今日且去惊他一惊。”遂于袖中取出一条树皮雕成的小龙来，口中念一个咒语，吹一口气，那龙身上生出火来，鳞甲皆动，冲天而去。少刻，南门城楼上火起。元元子又令车仁领兵去南门呐喊擂鼓，城中惊得一夜不能安枕。及至天明，见贼兵已退去了。午后探马入城报道：“淮安发了两路兵来收复邹县，故贼兵退去。一路是庙湾营游击萧士仁，一路是淮安营参将王必显，共领一万兵来了，随后游御史领兵来接应。”巡道方才放心。

那萧士仁乃山西大同人，原是总兵麻贵的家丁，后以有功升到今职，经过多少大阵，军令严肃，兵皆整练，标下有三四十个家丁，都是能征惯战之人。次早方抵邹县城下，摆开阵势。听到城中炮响，早飞出一彪人马来，为首一员将官，头戴红锦抹额，身穿白罗袍，坐下黄骠马，手执钢枪。后面马上坐着一个头陀，身穿皂布直裰，手提浑铁禅杖，背上挂着三四个葫芦。萧游击问道：“来将何名？”贼将叫道：“吾乃刘王驾下折冲将军张治，前日杀得你们不怕，还来送死！”萧游击骂道：“你这些大胆贼奴，天兵到此，还不下马归降，自思改过，还敢胡言！”提刀直取，二人斗有三十馀合，张治卖个破绽，拖枪回马便走。萧士仁拍马举刀赶来，只见那头陀舞动禅杖，放马来迎，让过张治来斗萧士仁，略战数合，也拍马回身。萧士仁大叫道：“哪里走！”驰马来追。那跛李等他追得将近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唸了数声，背上葫芦中冲出一道火光来，直奔官军队里来。萧士仁忙叫退兵。须臾火光熄处，又是天昏地暗，对面不见人，飞沙走石。官兵首尾不能相顾，各自逃走。萧士仁伏在马上，不分



南北，任马乱走。高高低低走了半日，天才明亮。定睛看时，却是月光。但不知是何地方，只远远望见一座树林子。心中想道：“林子内定有人家，且去借一宿再处。”于是把马颠进林子来。下马定睛四望，见对面山坡下有灯光射出。萧士仁道：“好了。有人家了。”把马牵出林来，跳上去对灯光而走。正是：未能勋业标磷阁，先向山中叩草扉。

毕竟不知是个甚么去处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二十七回

傅应星奉书求救

空空儿破法除妖

诗曰：

虚室旄头夜有光，独驱士马向沙场。
金戈铁甲寒威重，白马红缨志气昂。
阴沴灭时阳德健，天心正处孽妖亡。
将军功奏明光殿，留得声名四海扬。

话说萧游击匹马穿林，向灯光处找来，只见山坡下茂林深处现出一所庄院来，到也甚是幽邃。只见那庄子：

小径通幽，长松夹道。前临溪涧，泠泠流水绕疏篱；后倚层岗，叠叠野花铺满路。寂寂柴扉尽掩，悄悄鸡犬无声。月侵茆檐，屋角老牛眠正稳；霜封古渡，桥边渔叟梦俱清。远看灯影隔疏林，近听梵音盈客耳。



萧士仁过了小桥，下马来，将盔甲卸下，稍在马后，走到庄门首叩门。连叩数声，才有人应道：“何人夤夜至此搅扰？”萧士仁道：“是过路的，错过宿头，敢借贵庄一宿。”里面开了门，却是个童子，看见萧游击生得魁伟，忙喝道：“这里是清静禅林，没甚么，你敢是个歹人么？”萧士仁道：“我是过路孤客，迷了路的，并非响马。”又见一老姬出来说道：“你且在此，待我进去说过，再来请你。”不一刻，老姬手提灯笼出来，引萧士仁进去。开了侧首一间小房与他住。点上灯道：“客官请坐。”萧士仁将马牵进来。老姬见、上拴盔甲刀枪，惊道：“爷爷！你说是客人，怎么有这行头？必是歹人。”萧士仁道：“老人家，你不要害怕。我实对你说，我是领兵征那白莲教的军官，被他用妖法冲散，迷了路到此的。”说着，只见那童子出来道：“官人说：既是位老爷，叫请到草厅上奉茶。官人就出来。”

童子执灯引到草厅上，只见里面走出个少年后生来。生得眉清目秀，体健身长。头戴纱巾，身穿士绸道袍，见礼坐下。茶罢，道：“不知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。敢问尊姓大名？”萧士仁道：“贱姓萧。名士仁，乃庙湾营游击，奉河台调来收捕刘鸿儒的。早间一阵胜了，一阵后遇一头陀，交锋只数合，被他行妖法放出火来，后又天昏地暗，走石扬沙，对面不见人，在下只信马行来，故此轻造惊动。敢问先生上姓台甫？”那少年道：“学生姓傅，名星，敝庄唤做傅家庄。不知大人降临，村仆无知，多有得罪。”童子摆上酒肴，二人相逊坐下，应星道：“夜暮荒村，山有野蔬，不足以待贵客。”萧仁道：“夜深幽静，蒙见留宿，已觉不安，何敢当



此。”数杯之后，上饭，吃毕起身。应星道：“大人鞍马劳顿，请到小斋安置。”二人携手从侧首小门进去。三间小楼，说不尽院宇清幽，琴书潇洒。见壁上挂几副弓箭，床头悬一口宝剑。萧士仁称羨道：“先生清年积学，涵养清幽，真是福人；我辈效力疆场，对君不啻天渊。”应星道：“山到村夫，愚蒙失学，自分老于牖下，坐守田园而已，怎如老先生干城腹心，令人仰止。”萧游击道：“你先生正青年美质，博学鸿才，何不出而图南，乃甘泉石，何也？”应星道：“学生生来命苦，先君早逝，与老母居此，启迪无人。自幼爱习弓马，书史不过粗知大义。心中却也要赴武场。奈老母独居，无人侍奉，田园无人料理，故尔未能如愿。”萧士仁道：“男子生而以弧矢射四方，大丈夫以家食为羞。就是老夫人在堂，令正夫人必能承顺田园，租税亦有定额。岂不闻立身行道，扬名于后世，显荣父母，方成大孝？目今天下多事，以弟匪才，尚忝列管缨；以先生之高才，拥麾持节可操券而得。学生身列戎行，若肯俯此，同往净此妖氛，共成大绩何如？”应星道：“多承指教，待学生禀过老母，方敢应命。夜深且请安置，草榻不恭，恕罪，恕罪！”别过进去。

你道傅应星是谁？乃傅如玉之子。自魏忠贤去后，数月而生应星。如玉见丈夫不回，抚养儿子长大。几年后老母又亡。应星到十六岁时，就与他完了姻，自己立志修真，把田园家事都付与儿媳掌管，应星夫妇却也十分孝顺。如玉诚心修炼，也是他夙根所种，已入悟后。当晚应星来到佛堂候母，如玉道：“来的是个甚么官长？”应星道：“是庙湾营游击，姓萧的，来征白莲教的。”将前事说了一遍。如玉道：“如此妖魔，也恁的利害。”应星又将萧游击要他同去剿寇立



功的话，对如玉说知。如玉道：“男子志在四方，你这年纪也该是进取之时。只是建功立业，也要看你的福分如何。你且去安歇，待我替你看看休咎如何？”他夫妇归房，如玉参禅入定。

天明时，应星起来，吩咐备早饭。只听得佛堂钟磬齐鸣，如玉念早课念毕，拜过佛，应星夫妇才问安。如玉道：“夜来我已待你看过了，此人可以成功，妖氛不久可净，你的后禄也长。只是贼中有三四个会法术的，诸人犹可，有一个女子十分利害，须去寻个人降他。这壁上有三枝竹箭，是你小时出痘时几危，曾有个道人医好，临行留下此箭，说日后你的功名就在这箭上。你可取下带去，上阵时须防他飞刀利害。我有书子在此，你可拿往云梦山水帘洞去访孟婆老师投下。你须至诚恳求他，自有降妖之法。此老师性最严急，你却不可怠慢他。小心前去立功。”应星领命出来。陪萧游击吃了饭，整赖鞍马，吩咐妻子早晚侍奉母亲，同萧士仁出门上马，齐奔邹县来。

到半路上，遇着手下兵丁寻访，同回营中。各官兵俱来参见，说：“昨晚被沙石打得各不相顾，至二更月上方各回营。不知老爷在何处过这一宿？”萧士仁道：“我信马而行，投到这傅爷庄上借宿。军士们伤损多少？”中军道：“兵丁虽被打伤，却未丧命。”萧游击命紧守营寨，置酒与傅应星接风。忽探子报道：“游御史带了江淮三千兵至郟城，遇着贼兵，被他杀得全军皆没。王老爷兵已到了，约老爷明早会剿。”萧士仁与傅应星出营到王参将营中，相会而回。各营传令：五鼓造饭，平明出阵。

次早，各自出营，摆下阵场：上首王参将，下首萧游

